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
第三十三回 謀參贊汪太史謁欽差 尋短見周乃慈憐侍妾

話說周庸祐自接得京電，即令親屬子姪趕速學習三兩月英語，好作隨員，待將來滿任，倒不難圖個保舉。那時正議論此事，忽又接得省城一封急電，忙令人譯出一看，原來是周乃慈發來的，那電文道是：「事急，知情者勒索甚緊，恐不了，速打算。」共是十五個字。周庸祐看了，此時一個警報已去，第二個警報又來，如何是好？正納悶著，忽八姨太太宅子裡使人來報道：「啟大人，現八姨太太患病，不知何故，頭暈去了，幾乎不省人事，還虧手指多，得救轉來。請問大人，不知請那個醫生來瞧脈才好？」周庸祐聽了，哪裡還有心料理這等事，只信口道：「小小事，何必大驚小怪，隨便請醫生也罷了。」去後復又把電文細想，暗付知情者勒索一語，想又是余子谷那廝了，只不知如何方得那廝心足。正要尋人商議，只見馮少伍來口道：「昨兒大人因接了喜報，著小弟籌若干銀兩電匯進京，但昨日預算定的也不能應手，因馬夫人放出的銀項急切不能起回，故實在未曾匯京。昨因大人有事，是以未覆，目下不知在哪一處籌畫才好？因香港自去年倒盆的多，市面銀根很緊，耀記那裡又是移不動的。至於大人占股的銀行裡，或者三五萬可能移得，只須大人親往走一遭也好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我只道昨天匯妥了，如何這會才來說，就太不是事了！就今事不宜遲，總在各處分籌，或一處一二萬，或一處三四萬，倘不足，就與馬夫人商量。如急切仍湊不來，可先電匯一半人京，餘待入京陸見時，再隨帶去便是。」馮少伍說聲「理會得」便去，整整跑得兩條腿也乏力，方先匯了十五萬兩入京。

此時便擬覆電周乃慈，忽見馬氏出來坐著，即問道：「省裡來的電究說何事？」周庸祐即把電文語意，對馬氏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此事何必苦苦擔心，目下已做到欽差，拚個庫書不做便罷。若來勒索的便要送銀子，哪裡送得許多呢！」周庸祐聽得，又好惱，又好笑，即答道：「只怕不做庫書還不了事，卻又怎好？」馬氏道：「一萬事放開，沒有不了的。不特今時已做欽差，爭得門面，難道往時投在王爺門下，他就不替人設法嗎？」說罷，周庸祐正欲再言，忽見港中各朋友都紛紛來道賀，都是聽得庸祐派往外國出使，特來賀喜的。馬氏即回後堂去。周庸祐接見各友，也無心應酬，只略略周旋一會。各人去了，周庸祐單留徐兩琴坐下，要商量發付省中事情。推說來說去，此事非財不行，且動費一百或數十萬，從哪裡籌得？

原來周庸祐的家當，雖喧傳五七百萬之多，實不過二百萬兩上下，因有庫書裡年年一宗大進款，故擺出大大的架子來。今海關裁了，已是拮据，況近來為上了官癮，已去了將近百萬，欲要變賣產業，又太失體面；縱真個變業，可不是一副身家，白地去得乾淨？所以想報效金督帥及送款余子谷兩件事，實是不易。但除此之外，又無別法可以挽留。即留下徐兩琴商議，亦只面面相覷，更無善策，正像楚國相對的時候。只見閩人又拿了一個名片進來，道是有客要來拜候。周庸祐此時實在無心會客，只得接過那名片一看，原來是汪懷恩的片子。周庸祐暗付道：此人與我向不相識，今一旦要來看我，究有何事？莫不又是余子谷一輩要來勒索我的不成？正自言自語，徐兩琴從旁看了那片子，即插口道：「此人是廣東翰林，尚未散館的，他平日行為，頗不利人口，但既已到來，必然有事求見，不如接見他，且看情形如何。或者憑他在省城裡調停一二，亦無不可，因此人在城裡頗有肢爪的，就先見他也不妨。」周庸祐亦以為是，即傳出一個「請」字。

旋見汪懷恩進來，讓坐後，說些仰慕的話，周庸祐即問汪懷恩：「到來有什麼見教？」汪懷恩道：「小弟因知老哥已派出使大臣，小弟實欲附驥，作個隨員，不揣冒昧，願作毛遂，不知老哥能見允否？」周庸祐聽了，因此時心中正自煩惱，實無心理及此事，即信口答道：「足下如能相助很好，只目下諸事紛煩，尚未有議，及到時，再請足下商酌便是。」汪懷恩道：「老哥想為海關事情，所以煩惱，但此事何必憂慮，若能在粵督手上打點多少，料沒有不妥的。」周庸祐聽了，因他是一個翰林，或能與制府講些說話，也未可定，即說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不知足下能替兄弟打點否？」汪懷恩道：「此事自當盡力。老哥請一面打點赴京陸見，及選用翻譯隨員，自是要著。且現時謀在洋務保舉的多，實不患無人。昔日有赴美國出使的，每名隨員索銀三千，又帶留學生數十名，每名索銀一二千不等，都紛紛踵門求差使。老哥就依這樣乾去，盡多得五七萬銀子，作赴任的費用。惟論價放缺而外，仍要揀擇人才便是。」周庸祐聽到這裡，見又得一條財路，不覺心略歡喜。

此時兩人正說得投機，周庸祐便留汪懷恩晚膳，隨帶到廂房裡坐談，並介紹與徐兩琴相見。三人一見如故，把周乃慈來電議個辦法。汪懷恩道：「若此時回電，未免太過張揚，書信往返，又防洩漏，不如小弟明日先回城去，老哥有何囑咐，待小弟當面轉致令弟，並與令弟設法調停便是。」周、徐二人都齊聲道是。未幾用過晚膳，三人即作竟夕之談，大都是商量海關事情，及赴京兩事而已。

次早，汪懷恩即辭回省城去。原來汪懷恩欲謀充參贊，心裡非不知周庸祐因庫書事棘手，但料周庸祐是幾百萬財主，且又有北京王公勢力，實不難花費些調停妥當，因此便膽充幫助周庸祐，意欲庸祐感激，後來那個參贊穩到手上，怎不心滿意足。一程回到省城，甫卸行李，便往光雅裡請見周乃慈。誰想乃慈這時納悶在家，素知汪懷恩這人是遇事生風，吃人不眨眼的，又怕他仍是到來勒索的，不願接見，又不知他是受周庸祐所托，即囑令家人口道：「周老爺不在家裡。」汪懷恩只得回去。

在當時周庸祐在港，只道汪懷恩替自己轉致周乃慈，便不再覆函電。那汪懷恩又志在面見周乃慈說話，好討好周庸祐，不料連往光雅裡幾次，周乃慈總不會面，沒奈何只得覆信告知周庸祐，說明周少西不肯見面。這時節已多延了幾天。周庸祐看了汪懷恩之信，吃了一驚，即趕緊飛函到省，著周少西與汪懷恩相見，好多一二人商議。周乃慈得了這信，反長歎一聲，即復周庸祐一函，那函道：

棟臣十兄大人庭右，謹覆者：連日風聲鶴唳，此事勢將發作矣。據弟打聽，非備款百萬，不能了事。似此從何籌畫？前數天不見兄長覆示，五內如焚。今承鈞諭，方知著弟與汪懷恩大史商議。竊謂兄長此舉，所差實甚。因汪太史平日聲名狼藉，最不見重於官場，日前新督帥參劾劣紳十七名，實以汪某居首，是此人斷非金督所喜歡者。托以調停，實於事無濟，弟決不願與之商酌也。此外有何良策，希即電示。專此，敬頌鈞安。

弟乃慈頓首

周庸祐看罷，亦覺無法。因乃慈之意，實欲庸祐出資息事，只周庸祐哪裡肯把百萬銀子來打點這事，便再覆函於少西，謂將來盡可無事，以作安慰之語而已。

周乃慈見庸祐如此，料知此事實在不了，便欲逃往香港去，好預先避禍。即函請李慶年到府裡來商議，問李慶年有何解救之法。李慶年道：「此事實難說。因小弟向在洋務局，自新督帥到來，已經撤差，因上海盛少保薦了一位姓溫的到來，代小弟之任，故小弟現時實無分毫勢力。至昔日一班兄弟，如裴鼎毓、李子儀、李文桂，都先後撤參，或充軍，或逃走，已四處星散。便是潘、蘇兩大紳，也不像從前了。因此老兄近來所遭事變，各兄弟都不能為力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周乃慈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弟此時亦無法可設，意欲逃往香港，你道何如？」李慶年道：「何必如此。以老兄的罪案，不過虧空庫款，極地亦只抄家而已。老兄逃與不逃，終之抄家便了。不如把家產轉些名字，便可不必多慮。」周乃慈聽了，暗付金督性子與別人不同，若把家產變名，恐罪上加罪，遂猶豫不決。

少頃，李慶年辭去，周乃慈此時正如十八個吊桶，在肚子裡掙上掙下，行坐不寧，即轉入後堂。妻妾紛問現在事情怎樣，周乃慈惟搖首道：「此事不能說得許多，但聽他如何便了。」說罷，便轉進房子裡躺下。忽家人報潘大人來拜候，周乃慈就知是潘飛虎到來，即出廳上接見。潘飛虎即開言道：「老兄可有知得沒有？昨兒余子谷稟到督衙，說稱在海關庫書裡辦事多年，凡周棟臣等如

何舞弊，彼統通知悉。因此，金督將傳余子谷進衙盤核數目。這樣看來，那余子谷定然要發作私憤。未知足下日前數目如何？總須打點才是。」周乃慈道：「海關裁撤之後，數目都在督街裡，初時不料裁關上諭如此快捷，所以打點數目已無及了。」潘飛虎道：「此亦是老兄失於打點。因裁撤海關之事，已紛傳多時，如何不預早思量？今更聞余子谷說庫書數目糊塗，盡在三四百萬。這等說，似此如何是好？」周乃慈聽了，幾欲垂淚，潘飛虎只得安慰了一會而去。

周乃慈復轉後堂，一言未發，即進房打睡。第三房姨太太李香桃見了這個情景，就知有些不妥，即隨進房裡去，見周乃慈躺在煙炕上，雙眼弔淚。香桃行近煙炕前，正欲安慰幾句，不想話未說出，早陪下幾點淚來。周乃慈道：「你因甚事卻哭起來？」香桃道：「近見老爺神魂不定，寢饋不安，料必事有不妥。妾又不敢動問，恐觸老爺煩惱，細想丈夫流血不流淚，今見老爺這樣，未免有情，安得不哭。」周乃慈這會更觸起心事，越哭起來，隨道：「卿意很好，實不負此數年恩義。然某命運不好，以至於此，實無得可說。回想從前，以至今日，真如大夢一場，復何所介念？所念者推卿等耳！」香桃道：「錢財二字，得失何須計較，老爺當自珍重，何必作此言，令妾心酸。」周乃慈道：「香港回昌字號，尚值錢不少，餘外香港產業，尚足備卿等及兒子衣食。我尚有不辛，任卿等所為便是。」香桃聽罷，越加大哭。

周乃慈遞帕子使香桃拭淚，即令香桃出房子去。香桃見周乃慈說話不像，恐他或有意外，因此不欲離房。周乃慈此時自忖道：當初周棟臣著自己入庫書代理，只道是好意，將來更加發達，不意今日弄到這個地步。想棟臣擁幾百萬家資，倘肯報效調停，有何不妥？今只知謀升官，便置身局外。自己區區幾十萬家當，怎能斡旋得來？又想昔日盛時，幾多稱兄稱弟，今日即來問候的，還有幾人？正是富貴有親朋，窮困無兄弟，為人如此，亦復何用！況金督帥性如烈火，將來性命或不免可慮，與其受辱，不如先自打算。便托稱要喝龍井茶，使香桃往取。香桃只當他是真意，即出房外。周乃慈潛閉上房門，便要圖個自盡。正是：

繁華享盡千般福，性命翻成一旦休。